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九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録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馬錦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九

宋

哲宗皇帝

壬申元祐七年春三月以程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既而罷之

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宋史職官志登聞檢院隷諫議大夫掌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

遂差管勾崇福宮頤亦懇辭訖不就職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者耶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名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

夏四月始備六禮立皇后孟氏（洺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

史家紀宣仁之言以為孟后前後廢立及隆祐播遷張本夫異日之事宣仁非有神術先知何以識其然哉且宣仁若果先識其然則世家女百餘人中豈無一福德兼全者而必用此福薄

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册后六禮以進遂命呂大防兼六禮使韓忠彦充奉迎使蘇頌王巖叟充發册使蘇轍趙宗景（鎮恭懿王元偓孫）充告期使高密郡王宗晟（濮安懿王之子）范百祿（字子功鎮兄子）充納成使王存劉奉世（字仲馮敞之子）充納吉使梁燾鄭雍充納采問名使帝御文德殿册為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内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五月王巖叟罷

之人以成異日之禍何為哉

言者論巖叟抹劉摯為朋黨出知鄭州

遼女真部節度使合理博卒（金追贈世祖）合理博疾篤呼弟盈格（字烏魯完按盈格舊作盈哥今改後仿此）謂曰烏雅舒（合理博長子按烏雅舒舊作烏雅束今改後仿此）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古達（合理博次子按阿古達舊作阿骨打今改後仿此）能之遂卒（阿古達始此）毋弟蒲拉舒（舊作頗剌淑今改後仿此）襲為節度使合理博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合理博乃因敗為功變弱為彊遂破和諾克（舊作桓赧今改）薩克達（舊作散達今改）

後仿此烏春烏木干皆女真部人與合理博相攻者按烏木干舊作窩謀罕今改後仿此

基業始大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貝勒舊金史作勃極烈今改後仿此金史國語解勃極烈總治官名

六月以蘇頌為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為門下侍郎范百禄為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為尚書左右丞韓忠彦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書院事

秋九月陝西地震

永興軍蘭州鎮戎軍環州地皆震

名蘇軾為兵部尚書兼侍讀

軾自揚州名為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士御史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黄慶基言軾為中書舍人時草吕惠卿制詞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為表裏以紊朝政吕大防奏曰先帝欲富彊中國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捄改蓋理之當然比來言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揺動朝廷意極不善

轍亦為其兄辦所撰惠卿謫詞其言及先帝者初非謗訕（謂辭中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句）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于是罷敦逸慶基為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未幾軾亦罷知定州

癸酉八年春三月蘇頌范百祿罷

先是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既復監司更赦除知蘇州頌謂易在御史名敢言不宜下遷于簾前爭之時

諸臣奏事皆取決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蘇頌一人為帝所重則司馬光呂公著諸臣皆有不得辭其咎者而異日親政大反所為馴致于亂哲宗因失德

殿中侍御史楊畏來之邵字祖德開封咸平人附呂大防蘇轍即劾頌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乃罷為觀文殿學士集禧觀使百祿坐與頌同職事畏等累章劾之遂罷知河中府頌器局閎遠以禮法自持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埸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見帝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每大臣奏事但取決于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后已必再稟帝帝或有所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帝深重之

夏六月梁燾罷

然其所以致是者亦有由來矣

夏人自得四砦累遣使以地界為言詔二府議純與同列語不合遂乞去帝不許至是以疾罷純自立朝一以引援人物為意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來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純笑曰純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帝以純求去遣近臣密訪人材純具奏訪人才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

秋七月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

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邪蘇轍即從旁誦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八月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

以宣仁之賢意其彌留之際必深囑大臣公忠體國以輔少主即慮哲宗他日之蔑棄老成更張新政則當并名哲宗面諭之以防微杜漸之道克全令名斯為合理乃對諸臣丁寧嗚咽勸以宜早引退是全為私絶不類

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

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為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老身没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聽政名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砦之地以賜西夏于是守内復安遼主以戒臣下令勿

其平日之所行矣諸臣非不明大義者尚何忍洩之于人傳之于後且隱然啓人以阿附之嫌哉是蓋出于史家附會之說不可信也

生事于疆埸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冊寶于文德殿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為女中堯舜

冬十月帝始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

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

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于宗社有大德于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為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惟剖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怙然無事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

破壞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詔内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名乃先内侍四海必謂陛下私于近習不可弗聽已而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吕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勲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逺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頼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允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

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劉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捄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　蹇周輔字皤翁成都雙流人

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

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

朕留之且趣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

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

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其要以為青苗

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時羣小力排宣仁后

時事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

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

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

韓忠彦亦言于帝曰昔仁宗始政羣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則善矣帝不納

復章惇吕惠卿官貶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成德軍吕大防為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立法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名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吕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

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名章惇為相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官安世諫以為不可出知成德軍

甲戌紹聖元年是年四月始改元紹聖宋史哲宗紀仍唐書例于正月即書紹聖元年今依之春二月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左丞

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武王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

實本于此舜舉臯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葬宣仁聖烈皇后

三月壬申朔日食

不盡如鈎

呂大防罷

初宣仁后時大防懇乞避位后曰上富于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殿中侍御

史來之邵逆探時旨首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亟從之大防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要譽執政八年始終如一

策進士罷門下侍郎蘇轍

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意紬元祐之政畧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必焉

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

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于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于前子救于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于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食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之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濮議朝

廷洶洶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于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斥奴僕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

鄧潤甫首倡紹述之說章呂黨人接踵復進專務攻訐司馬光諸人為事甚至發策以此相詆諆試士以此衡甲乙左袒右袒門戶判然欲望綱紀肅清何可得哉

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按蘇轍以漢武為言帝以漢武從古與秦皇並譏故疑轍為誹謗耳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為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竟落轍職出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遂拔畢漸為第一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河南尹焞應舉見發策有詘元祐諸臣之議乃嘆曰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焞少師事程頤謂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

改法速而當光意者蔡京也辭改法而甘出外者曾布也一則委曲將順一則執拗不回小人之情態百變不可以一端盡若見理不明雖有意防檢早墮其術中矣

陳陳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于是終身不就舉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洙兄源之子

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

初司馬光諭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為遂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至是從江寧過京留拜承旨

夏四月以張商英為右正言

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便于民者商英時為開封

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為孝乎復屢請執政求進且為諛詞貽蘇軾求入臺呂公著聞之不悅出為河東提刑至是召為右正言商英在外十年憾元祐諸臣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古今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擿嗤笑翦除陛下羽翼于內擊

逐股肱于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焉

貶蘇軾知英州

御史趙挺之等會劾蘇軾撰呂惠卿誥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范純仁諫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

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帝不納未幾侍御史虞策言軾罪罰未當又追一官惠州安置

詔改元

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于是天下曉然知帝意所向矣

罷翰林學士范祖禹

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乞郡

乃出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又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為講官第一

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

帝既相惇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羣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于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

黜陟褒貶權出自上宣達意旨本不煩緣飾多詞唐宋儒臣革

知出于我邪惇之被名也通判陳瓘從衆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因問惇曰天子待公為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于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纘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惇既相專以紹述為事引其黨蔡卞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恊謀報復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

以林希字子中福州人為中書舍人

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

制或溢美以市訣或醜詆以洩忿或且公受餽遺謂之潤筆褻王言而辱國體莫此為甚相習成風恬不為怪如林希之畢行誣詆敢于險斥宣仁則又小人無忌憚之尤要之所以致此則當時為人君者豈能辭其責哉

都過闕惇欲使典書誥逞毒于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嘆一日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名節矣

復免役法

章惇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時蔡京方名為戶部尚書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司馬光章惇所見

不同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

以見其姦

以蔡卞為國史修撰

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録盡書王安石之

過蔡卞安石壻也至是上疏言實録所紀類多疑似

不根乞重行刋定詔從之以卞兼同修國史卞遂從

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録文飾姦僞芟落事

實盡改正史

閏月復以陸師閔等為諸路提舉常平官

罷十科舉士法

貶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江州

言者謂其附會劉摯也汝礪將行帝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卒

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

罷制舉置宏詞科

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義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為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于是改置宏詞科歲詔進士登科者請試試者雖多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

劉奉世罷

奉世為人簡厚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内省不愧恃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

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

以黃履(字安中邵武人)為御史中丞

元豐末履為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于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為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正人無一得免矣

六月除字說之禁

秋七月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

梁燾等官詔諭天下

黄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

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斲

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于

是追奪光公著贈謚仆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呂

大防為秘書監摯為光禄卿轍為少府監並分司南

京初李清臣冀為相首創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

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為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誠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

八月罷廣惠倉

復免行錢

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

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

十二月重修神宗實録成安置范祖禹等于遠州

實錄紀一朝政治自應據事實書以昭傳信即片辭隻字不容任意增省重修已不可為典要況朝臣各持私見謗書佞史爭辨紛紛尚復成何體制乎

蔡卞進神宗實録于是祖禹及趙彥若(師民子)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等並坐詆誣降官安置永澧黔州遷卞為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録數與祖禹等爭辨大要是安石為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佃亦落職言者又以呂大防監修神宗實録從安州居住)

(乙亥)二年春二月復保甲法

夏四月置律學博士

冬十月贈蔡確太師謚忠懷

時確黨屢言確有定策功會馮京卒帝臨奠確子渭

京壻也于喪次關訴遂有是命

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

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

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

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

誣以黨于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

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

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
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
復私仇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
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呂公
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謚為文正近乃乞斲
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于公論乎章疏前後
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而已至是
復論章惇顓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

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為時相遊説邪惇益怒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于蘇軾兄弟會安民言事忤旨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税安燾救之不克

左司諫張商英有罪免

商英黨章惇以攻安燾帝不直之遂免

十一月安燾罷

貶謫臣僚乃不由奏擬則威權盡歸于下國事不可問矣哲宗以王安石曾有故事遽釋其疑殊不思安石創為白帖以便其專擅之私壞法亂甚顧不懲作俑之失轉視為令甲之垂使小人益肆行無忌何其戾哉

燾與章惇為布衣交惇顗其助已而燾不下之遂有隙惇用白帖宋制中書省大事奏稟得旨為畫黃小事擬進得旨為錄黃今不由奏擬而直以帖行之猶唐之堂帖也貶謫元祐諸臣燾言于帝帝疑之鄭雍欲為自安計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帝燾言不行惇怨益深及救常安民惇遂言燾與之表裏出知鄭州

貶范純仁知隨州

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數十

人當終身勿從純仁聞之憂憤欲申理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于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願斷自淵衷原放大防等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從知隨州

丙子三年春正月以楊畏知虢州

右正言孫諤字元忠雎陽人言畏在元豊間為御史議論皆與朝廷合元祐末吕大防蘇轍用事則盡變而從之紹聖初陛下親政則又偷合詭隨締交執政天下之人謂之楊三變望顯黙之故有是命

二月女真攻赫舍哩舊作紇石烈今改部遼史百官志小部族有某錫哩猶言縣也赫舍哩本女真別部後入金以為氏阿蘇人名舊作阿疎今改後倣此阿蘇奔遼

生女真節度使蒲拉舒卒金追贈肅宗弟盈格嗣以兄和琢烏古鼐長子扢和琢舊作劾者今改子薩拉噶舊作撒改今改為國相金史世紀

和諾克薩克逵父雅達納稱為國相景祖以幣馬求得之以命肅宗雅達納舊作雅達今改時赫舍哩部阿蘇與部人穆都哩舊作毛睹祿今改阻兵為難盈格自往伐之至阿蘇城阿蘇往訴于遼遼遣使止盈格勿攻盈格留和琢按此又一和琢據金史金初有兩和琢其一薩拉噶父後贈韓國公其一守阿蘇城後贈特進守阿蘇城而還久之阿蘇不敢歸盈格遂取其城

秋八月竄范祖禹于賀州劉安世于英州

時劉婕妤尊寵內庭章惇蔡京擬祖禹安世元祐中

諫亂媼事事具前以為斥婕妤也于是坐二人搆造誣謗之罪謫授祖禹昭州別駕賀州安置安世新州別駕英州安置

九月廢皇后孟氏

劉婕妤恃寵事后多不循禮婕妤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

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閤中陳迎兒呵之不顧閤中皆忿會冬至朝太后于隆祐宮后坐朱髹金飾婕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易座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坐則或已撤婕妤坐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為大家早生子此座正當與婕

妒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以后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藥勿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嚴禁與外間異邪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爇符于帝前宮中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開封人等即皇城司鞫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搒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

覆録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

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

上詔廢后為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出

居瑶華宫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

宣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為后遂與郝隨搆成是

獄天下寃之

冬十月雷大雨雹

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注見前

當疆場有警之日運籌早定原無事張皇夏人大舉入寇素未聞備禦之謀則臨事豈宜漫無籌畫哲宗乃泰然談笑自如轉

夏人自得四砦（事具前）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掠邊民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乾順乃奉其母率衆五十萬大入鄜延是月自長城（注見前）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縱騎四掠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遂陷初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

以龔原（字深之處州遂昌人）為國子司業

以覘敵退兵自伐幾先之哲而史家亦若有幾辭夫金明淪陷所失實多寇警幸平國威已損亦何足取乎

原少師王安石安石之改學校法嘗引原自助原亦為盡力及為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王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

丁丑四年春正月李清臣免

帝幸楚王似（神宗第十三子帝同母弟初封簡王崇寧中改贈楚王此云楚王蓋史臣追叙之文）第有狂婦人遮道呌呼告清臣謀反乃清臣姑子田嗣宗外婦也清臣不能引去御史劾免之

二月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

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為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沮遂追貶司馬光為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為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為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諡追韓維到任及孫固范百禄胡宗愈等遺表恩未幾復追貶光朱厓軍司户公著為昌化軍司户

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于嶺南貶韓維等

哲宗稱大防樸直似為知人何妨即行黜陟而必語其所親如臣下委由私致意者然不大可笑乎

三十人官大防道卒

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字進伯自涇原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為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為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于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于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

生死異罪無以垂示後世遂貶大防舒州摯鼎州團練副使轍化州（本唐辯州宋改名今州屬高州府）燾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光祿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柳州韓維落職致仕再貶均州安置王覿韓川（字元伯陜人）孫升（字君孚高郵人）呂陶范純禮（字彝叟仲淹中子）趙君錫馬默（字處厚單州城武人）顧臨范純粹（字德孺仲淹少子）孔武仲（字常父文仲弟）王欽臣呂希哲（字原明公著長子）呂希純（字子進公著季子）呂希績（字紀常公著次子）姚緬胡安詩秦

觀字少游揚州高郵人十七人通隨峽衡蔡亳單饒均池信和金光衢連橫諸州通州五季周置今隸江南單州後唐置今為縣屬曹州府衢州唐置今為府屬浙江連州隋置今隸廣東橫州唐置今屬廣西南寧府餘注見前居住王欽落職致仕孔平仲字義父武仲弟落職知衡州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晁補之字无咎宗愨曾孫賈易並監當官朱光庭孫覺趙卨李之純字端明滄州無棣人李周字純之馮翊人並追奪官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為別駕中書舍人葉濤字致遠處州龍泉人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陛

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免時燾已卒大防行至虔州信豐（唐縣今屬江西贛州府）而卒天下惜之（既而梁燾卒于化州劉摯卒于新州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范祖禹自賀州徙賓州）劉安世自英州徙高州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

覆于江純仁衣盡溼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賓州唐置今屬廣西柳州府

降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

言者論其朋附司馬光詆毁先烈也

閏月以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為中書侍郎蔡卞黄履為尚書左右丞

布初附章惇覬惇引居同省故草惇制極其稱美復贊紹述甚力惇忌之處于樞府由是稍不相能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

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三月詔中書舍人蹇序辰（字授之用輔子）等編類司馬光等章疏

章惇議遣呂升卿（惠卿弟）董必（字子彊處州龍泉人）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不治惇志不快于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

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選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即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字振文興化莆田人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攟拾附著纖悉不遺由是搢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下黨

薛昂林自又乞毀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沮得免

夏四月知渭州章楶守質夫建州浦城人城平夏故城在今平涼府固原州北有曰細腰葫蘆峽城前沈括欲盡城橫山以瞰平夏乃指夏州而言注已見前楶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注見前據形勝以逼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在平涼府固原州西北水經注石門水導源高平縣左會三川混濤歷峽峽即隴山之北垂也謂之石門口好水河即好水川注見前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襲楶迎擊敗之二旬又二

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在平夏城南章惇因請絕

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

境土凡五十餘所

夏五月潞公文彥博卒後追謚忠烈

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

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

兄弟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卒年九十二崇寧中預

黨籍後特令出籍追復太師賜謚

六月癸未朔日食

太白晝見七月又晝見

秋八月慧星見西方

鄜延經畧使呂惠卿復宥州

惠卿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聽惠卿期約惠卿遂遣將官王愍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本名昇平塔是年賜名威羌本名白洛嘴元符元年賜名二城故城俱在今延安府安定縣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章惇肆開邊隙故諸道

興役進築屢被爵賞

冬十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為萬安軍宋置今瓊州府萬州是司戸參軍

初恕久出外心懷憤恨自河陽間道謁蔡確于鄧州將緒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已定策功謀已定而無司馬光左驗會光子康赴闕過河陽恕乃紿康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陽恕復頌確功于燾且出康書為證既而恕帥中山置酒誘高

遵裕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為相欲立徐王遣士充傳道言語于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啗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為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士京庸暗從之至是章惇蔡卞將甘心元祐諸賢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為中丞恕遂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帝立子演設為司馬光語范

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令王棫為
高士京作奏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
彌留之際王珪遣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
我叱士充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王珪
于冊立時有異論于是詔追貶王珪為萬安軍司戶
贈遵裕奉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編管程頤于涪州
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時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

頎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于是言者論頎與司
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即日
迫遣欲入内別叔母不許明日贐以銀一百兩頎
亦不受
復立市易務
十二月火入輿鬼
太史奏主賊在君側上召太史詰之對曰讒慝之臣
皆賊也惟親近正人修德敬慎可以備之

秦璽之不足貴前已詳辨之至傳國之説尤為荒唐無據何紹聖君臣侈陳符瑞因之朝會改元惑亦甚矣

戊寅元符元年春正月得秦璽于咸陽

咸陽縣民叚義于劉銀村修舍得古玉印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驗辨京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帝御大慶殿受寶行朝會禮詔賜義絹二百疋授右班殿直

三月下文彥博子及甫于同文館獄遂錮劉摯梁燾子孫于嶺南以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人）為御史中丞

彦博之子及甫居喪于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途猜忌于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吕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駙馬都尉為粉侯韓嘉彦尚主其兄忠彦則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確之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章惇蔡卞因是

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摯有廢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因詭言其父彥博稱摯為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以梁燾字況之況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以族罪奏摯等大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爾會摯燾已卒于貶所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摯燾子孫于嶺南勒停巖叟諸子官

職京覬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不果行

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日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為助媒蘖宣仁常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閤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厓

又以内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閤自郴州召還使
蔡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于前
謂之曰言有即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
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即戮京等鍛
錬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内侍劉瑗等于
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為大逆不道處死帝頗惑
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皇太后方
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

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于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

燭焚之郝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

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

地事得寢

夏四月林希免

初章惇疑曾布在樞密府間已使希為貳以相伺察

希日為布所誘且恨惇不引為執政漸有怨隙邢恕

承惇意諭免之

秋七月再竄范祖禹劉安世于化梅州祖禹尋卒

初章惇怨范祖禹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二人以罪詔徙祖禹于化州安世于梅州安世至貶所章惇將必置之死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脅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土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泳意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而死安世獲免　祖禹尋卒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遇事則别白是非不少借隱長于勸講論諫不啻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也

京師地震

冬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章楶大敗之獲其將威明阿密舊作嵬名阿埋今改等

夏人圍平夏章楶禦之獲其勇將威明阿密及西壽監軍穆爾圖卜舊作妹勒都逋今改斬獲甚衆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楶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章

惇與槩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創州一（即西安州以南牟會新城建故城在平涼府固原州西北）城砦九（宋史地理志西安州有盪羌天都臨羌橫嶺諸砦通會寧韋定戎諸堡皆元符中建）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逼夏及平夏之捉夏人不復振

（己卯）二年春三月遼人為夏請和

夏人求援于遼遼主遣簽書樞密院事蕭德崇來為夏人議和仍獻玉帶詔郭知章報之復書謂若果出至誠深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

黃河故道遷移乃天地自然之勢非可以人力爭者即修築隄防亦惟因勢利道豈能挽趨下之形强之使回若盡障北流欲遏全河東返則是顯與水敵不至壅潰焉不止吳安持輩未悉河防機要妄冀迴瀾無怪其徒

夏六月河決内黃

初元祐中議回河東流自小吳埽之決東流填淤范子奇始建議回河王令圖王孝先繼之文彦博吕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為契丹之利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以虚費勞民為憂蘇轍復力言其不可詔遣范百祿行視役遂罷已而吳安持李偉等復主其說吳安持充之子久之不決至紹聖初卒行之先是吕大防以吳安持為都水使者尋以王宗望代之紹聖元年宗望奏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東還故道王宗望字磻叟光州固始人然是時東流堤防未固瀕河多被水患至是河決内黃口東流斷絶吳安持等三十人以前主議回河降

勞無益也

責有差（考續綱目是條敘回河事不詳核今節採宋史河渠志改輯）

秋七月洮西安撫使王贍（秦州寧遠人）取吐蕃邈川青唐降其首轄戩

初額爾古死子轄戩嗣轄戩性嗜殺部曲睽貳大酋星摩沁占（舊作沁牟欽氊今改）之屬有異志忌轄戩季父蘇南党征雄勇多智共誣其謀亂轄戩不能察殺之盡誅其黨獨沁魯克節（舊作錢羅結今改）逃奔希卜溫（舊作溪巴溫今改）希卜溫者董戩疏族也自額爾古之立去依隴逋部

河南諸羌多歸之泌魯克節奉希卜溫長子表㤿舊作杓椶今改據溪哥城本唐積石軍後陷吐蕃改名轄戩攻殺表㤿泌魯克節奔河州說知州王贍以取青唐之策贍言于朝章惇許之至是贍引兵趨邈川守者以城降贍留屯之轄戩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唐降于贍詔胡宗回字醇夫宗愈弟帥熈河以節制之于是遂城會州元豐中雖加蘭會與熈河為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之以西安城北六砦隸焉會州西魏置唐沒吐蕃宋收復今為靖遠縣未幾王贍與總管王愍爭功交訟于朝于

是星摩沁占迎希卜溫入青唐立木征之子隆咱爾舊作隴拶今改為主其勢復張轄戩大懼自髡為僧以祈免宗回督贍進師贍急攻隆咱爾及星摩沁占等皆出降贍遂入據其城詔以青唐為鄯州贍知州事邈川為湟州王厚知州事時二酋雖降然其種人本不樂內附議者謂不先修邈川以東城障而遽取青唐道險地遠聲援不相及皆咎王贍之失策已而星摩沁占等果叛

九月立賢妃劉氏為皇后竄右正言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于新州注見前

妃多材藝有盛寵既搆廢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茂亦尋卒浩以數論事帝親擢為右正言露章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耶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

元祐初罷訴理所凡神宗朝得

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羈

管新州尚書右丞黃履乞與善地不聽尋出履知亳

州

御史中丞邢恕免

恕內懷猜猾而外持正論帝多嘉納其言章惇恐其

大用切忌之恕亦揣帝稍厭惇因屢白惇短惇遂搆

陷以罪出知汝州以安惇代之

置看詳訴理局

罪者恐皆起雪怨之間波瀾反覆固羣小構陷所致亦由諸正人迫不及待當宣仁聽政時急反熙豐之政使奸徒得以藉口若稍知審顧一切白之哲宗而後行或俟親政後次第申理則小人何所騰其

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為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斷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逮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謠

冬十一月許夏人通好

夏人屢敗遣其臣淩囊舊作令能今改威明節舊作鬼名瀌今改等

黨鼓至崇寧即位彼此效尤滋甚黨禍遂成一時清流幾盡小人固不足論而所謂君子者毋亦恩怨太分明其致禍不亦宜哉

來謝罪且進誓表詔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少安

詔諸州行三舍法

考選升補悉如太學州許補上舍一人內舍二人歲貢之其上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內舍三試不升遣還其州其內舍免試補太學外舍生此後世歲貢之始

庚辰三年春正月帝崩端王佶神宗第十子即位是為徽宗太后權同聽政赦

帝崩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

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注見前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佖神宗第九子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于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于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即位于柩前羣臣請太后

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

尊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

二月立皇后王氏開封人德州刺史璪之女

以韓忠彥為門下侍郎黄履為尚書右丞

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

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

三月吐蕃復叛詔棄鄯湟州畀之竄王贍等于嶺南贍

未至自殺

初瞻留鄯州縱所部剽掠羌衆擒貳星摩等結諸族帳謀反瞻擊破之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瞻又諷諸羌酋籍勝兵者皆涅其臂無應者沁魯克節請歸帥本路為倡瞻聽之去遂嘯聚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潞州人）姚雄（字毅夫五原人）帥所部兵來援圍始解瞻因棄青唐而還希卜温與其子希卜薩羅桑（舊作溪賒羅撒今改）據之羣羌復合兵攻邈川王厚亦不能支朝論請並棄邈川且謂隆咱爾乃木征之

子遂命知鄯州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彭布鄂特丹斡（舊作邪辟勿丁㖿今改）曰懷義同知湟州加轄戬懷遠軍節度使而貶瞻于昌化軍厚于賀州胡宗回奪職知蘄州瞻至穰縣（注見前）自縊死

詔求直言

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鶠（字德符陽翟人）上書（畧曰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厓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苞苴

滿門私謁蹊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刑賞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憚有之乎賞繆罰濫佞人倘佯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為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繫而一切如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四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綱大明邪正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撤樂而無修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

帝覽而善之以為相州教

授

召龔夬（字彥和瀛州人）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為左右正言

韓忠彥等薦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鄒浩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為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誑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遂出惇知潭州

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録其子孫

夏四月丁酉朔日食

以韓忠彦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為門下

侍郎蔣之竒同知樞密院事

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轍等于内郡

純仁時在永州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

邸太皇太后在宫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

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

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而足矣軾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提舉玉局觀未幾卒于常州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但為小人忌嫉不得久居朝列

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

初哲宗嘗悔廢后事嘆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瑤華宮還居禁中

蔡卞有罪免

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啟齒一時論者以為惇迹

易明下心難見至是龔夬論惇下之惡大畧以為昔日丁謂當國號為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于海内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俾朽骨銜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海内之人憤悶而不敢言皆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

凡惇所為皆下發之為力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譴黜未報而臺諫陳師錫字伯約建陽人陳次升字當時興化仙遊人陳瓘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張庭堅字叔才廣安軍人等極論卞罪浮于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寧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秘書少監分司池州

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

從韓忠彥之言也

六月邢恕有罪安置均州

陳瓘論其矯誣定策之罪也

秋七月太后罷聽政

八月葬永泰陵在鞏縣西南昌陵西

史臣曰哲宗以幼冲踐阼宣仁同政名用諸賢罷廢新法故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熈豐舊姦拔去未盡已而媒糵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致黨禍君子盡斥而國政益敝矣

九月章惇有罪免

惇為相專圖復怨屢興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

兼山陵使靈轝臨淖中越宿而行臺諫豐稷字相之明州鄞人陳次升龔夬陳瓘等劾其不恭免知越州

冬十月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

頤先量移陝州尋復宣德郎還洛及是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頤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葢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未幾致仕

安惇蹇序辰有罪除名放章惇于潭州

惇既罷知越州陳瓘等以為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于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傅致語言指為謗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于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節度副使居潭州

蔡京有罪免削林希官徙知揚州

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京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交内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龔夬亦言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煅煉附會願考證其實以正姦臣之罪皆未報會中丞豐稷名自河南初入對與京遇

京謂之曰天子自外服名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帝猶未納臺諫陳瓘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右司諫陳祐字純益仙井人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要詞命醜詆之罪乃削端明殿學士從知揚州

以韓忠彥曾布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乖異元符中惇以士心不附欲薦引名士且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布以為無益沮之且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其意益欲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帝即位銳意圖治延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以此得相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凡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

下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思之可為慟哭凡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于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于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曾肇字子開

十一月詔改元

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黨朋遂詔改明年元為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　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

大公至正乃帝王圖治之本然惟存之于心施之于政豈在崇尚空言若徒寓意改元于實政毫無足述且至邪正雜進國事

日非所謂公正者又安在乎

徽宗皇帝

辛巳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壬戌朔有赤氣亘天

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祲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于暮夜之幽日為陽夜為陰東南為陽西北為陰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戎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為警戒願陛下進忠良絀邪佞正名分擊姦

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為休祥矣

觀文殿大學士高平公范純仁卒謚忠宣

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便民絶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卒贈開府儀同三司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生平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

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皇太后向氏崩諡曰欽聖憲肅

追尊太妃陳氏帝生母為欽慈皇后陪葬永裕陵注見前

遼主洪基卒孫延禧立

遼主卒于混同江即松花江在今吉林烏喇城東南發源長白山北流會鄂諾河又東合黑龍等江入于海按鄂諾河舊作鄂嫩河今改後仿此行宮孫延禧即位是為天祚帝改元乾統詔為耶律伊遜所誣陷者復其官爵籍沒者出之流放者還之尋尊其考昭懷太子濬為大孝順

聖皇帝廟號順宗妣蕭氏為貞順皇后誅伊遜黨徙
其子孫于邊發伊遜特爾特舊作得里特今改之墓剖棺戮
屍以其家屬分賜被殺之家
二月貶章惇為雷州司戶參軍
任伯雨論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乘先帝
變故倉猝輒逞異志向使其計得行將置陛下與皇
太后于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
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著

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爲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惇爲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强奪民居下州究治以僦劵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死方惇之入相也妻張氏病且死囑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與陳瓘曰悼亡不

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
若念其臨絶之語耶惇無以對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

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葢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于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

任伯雨半歲而上百八疏封事幾無慮日無論傷于躁妄即實有不能緘默之勢亦安得如許忠謀讜論而言之悲中時弊耶至于君子小人本由事後論定當其時誰甘自居小人者乃不

實指其行事若何而但以進賢退佞空言辯詰不已徒見有黨同伐異之害何足貴乎

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旣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爲度支員外郎

夏四月辛卯朔日食

葬欽聖憲肅皇后

六月罷尚書右丞范純禮

時韓忠彦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

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藉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是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潁昌府

罷左司諫江公望

先是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媢于已爲同忠于君爲異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于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祛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

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奈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即簡王似帝即位初徙封蔡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王上表待罪續綱目作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于王文法不明今依宋史楚王似及公望傳改輯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罪

冬十月李清臣免

清臣與韓忠彦有姻好忠彦惟其言是聽范純禮之

罷亦其謀也至是以忤曾布免

罷權給事中陳瓘

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晻昧之過及權給事中曽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子正彚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義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旦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

徽宗之政壞于蔡京蔡京之進由于童貫自古宦官柄用未有不蠹國害政者至與朝臣交結則為忠滋大宋政日就陵夷至

移時至箕踞誶語瓘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瓘知泰州

十一月復名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

供奉官童貫（史不詳何所人）性巧媚善測人主微指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蔡京與之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于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左階道

此而危亡之機益著矣

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字謙叔建州建陽人）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宮妾宦官衆口一詞譽京遂起京知定州改大名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名為翰林學士承旨

再詔改元

曾布主于紹述請改明年元為崇寧帝從之

以鄧洵武（字子常綰之子）為給事中兼侍講

洵武為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為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例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温益字禹弼泉州人蔡京二人餘不過三

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字德循婺州浦江人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

罷禮部尚書豐稷復蔡卞邢恕呂嘉問安惇蹇序辰等

官

稷初自河南入對論罷蔡京又欲率臺屬論曾布布覺之遷稷尚書稷數以論事忤權近大抵以崇儉愛人為言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切究及是出知蘇州

壬午崇寧元年春正月河東地震

太原等十一郡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

二月太妃朱氏卒哲宗生母諡曰欽成皇后祔葬永裕陵

三月命宦者童貫製御器于蘇杭州

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民力重困

夏五月罷韓忠彥知大名府

忠彥為相召還流人進用忠讜之士張庭堅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

民（字芸叟邠州人）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為得人然與曾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吳材（字聖取處州龍泉人）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才遂罷知大名府

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

吳材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斥諸賢諫議大夫彭汝霖（字巖老汝礪弟）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黜削案籍俱在但可據以行不必俟摘名彈擊于是司馬光文彥博等四十四人復貶奪有差

詔籍元祐元符黨人陸佃罷

詔元祐及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安燾曾任執政王覿豐稷見任侍從官外餘並㑹三省籍記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原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郛朱光裔蘇嘉鄭俠劉昱魯君貺陳瓘龔夬江衍余爽湯馘程頤朱光庭張巽張士良曾燾趙約談扆楊偁陳侗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

師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材尤惡奔競嘗曰人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茍為輕自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輙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卒

以許將温益為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為尚書左右丞

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鼛（字叔静錢塘人）善鼛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于天子願助我鼛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絶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挺之初通判德州希時相意行市易法及召試館職學士蘇軾言其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

此選挺之深銜之既拜中丞遂與曾布比黨建議紹述排擊元祐諸賢由是進居政府

閏六月曾布免

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會布擬壻父陳佑甫為戶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親布忿然争辨久之聲色俱厲温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悦殿中侍御史錢遹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忠賢于是布請罷出知潤州

秋七月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更變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

禁元祐法置講議司于都省

蔡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托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為

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字彥昭衢州常山人等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制屢變無常矣

八月詔天下興學貢士作辟雍于都城南

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上舍下等入下等補內舍餘俱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

三分之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圓内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内外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内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于是上舍至二百人内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

以趙挺之張商英為尚書左右丞

商英為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及任翰林學

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京引之

復令進士兼試律

復紹聖役法

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

黜陟之

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畧盡蔡京猶未愜

意乃與其客强浚明錢塘人葉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籍宰執

司馬光文彦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彦

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

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鮮于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及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人列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論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于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悉加旌擢鄧考甫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

居住

冬十月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彥等官竄豊稷陳瓘等于遠州

時元符皇后閣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后為非于是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誑言復瑶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逖小臣詣闕上書忠義

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說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彦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户參軍黄履祁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于遠州擢馮澥鴻臚寺主簿

遼將蕭哈里舊作海里今改叛女真部節度使盈格擊斬之

蕭哈里叛遼亡入女真阿克占舊作阿典今改部遣其族人

烏達喇舊作斡達剌今改至生女真約同舉兵盈格執之會

遼王命盈格討哈里盈格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古

達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先此女真甲兵未嘗滿千故云遂次

混同水與哈里遇時遼兵追哈里者數千不能克盈

格謂遼將曰退爾軍我當獨取哈里遼將許之盈格

使阿古達與哈里戰哈里中流矢墜馬阿古達執而

當鄒浩進疏時史明言出付于外既非留中秘事則應存在有

殺之大破其黨函哈里首獻于遼遼主大喜賜予加等盈格知遼兵易與益自肆矣未幾盈格卒金追贈穆宗兄子烏雅舒嗣女真自此漸彊

十二月追謚哲宗子茂為獻愍太子竄鄒浩于昭州

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奬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偽為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已

司况元符崇寧首尾不及四年浩即焚草私家豈故牘遂無可考若奸人密行毀棄益宜窮究根株乃偽草前陳不復檢稽原奏羣小之敢于欺蔽亦徽宗暗昧有以致之也

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為太子而竄浩于昭州

癸未二年春正月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

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連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郴州陳佑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安南軍常安民溫州張舜民商州馬涓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

知荆南舒亶奏辰溪蠻納土

元祐初傅堯俞等言沅誠州既建事具前布列砦縣設

官募役調兵戍守所費鉅萬公私騷然願斟酌廢置

乃罷誠州為渠陽軍尋復為州而沅州如故會諸蠻復叛

朝廷方務休息因盡廢堡砦而其地復為蠻酋所據

及是蔡京當國開邊拓土之議復熾京以舒亶知荆

南亶奏誠徽二州蠻酋楊晟臻等二千餘人並納土

詔加亶待制羣臣表賀尋改誠州為靖州徽州為蒔竹縣

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為皇太后宫名崇恩

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

其因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

臣僚亦如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

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

元符上書邪等人亦毋得至京師時策進士于集英殿李階為禮部進

士第一階深之子而陳瓘之甥也特奏名安忱對策

言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宫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

出身而賜忱第忱惇兄也又黄定等十八人皆上書

邪等上臨軒名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

何負于御等亦並黜之

夏四月詔毁司馬光等景靈宫繪像

司馬光及吕公著吕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禄梁燾

鄭雍趙瞻王巖叟凡十八人時又詔毁范祖禹唐鑑及

三蘇黄庭堅秦觀文集

除故直秘閣程頤名

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

聾瞽愚俗乃追毁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

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為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于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更鹽鈔法

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强而固恩寵俾商人先輸錢于榷貨務請鈔赴産鹽州郡受鹽而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貲

更鈔已輸錢悉乾沒于是有齎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為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提點淮東刑獄章縡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縡官

詔童貫監洮西軍六月貫及安撫王厚復湟州賜韓忠彥等官有差

蔡京議復湟鄯遣王厚前秩會羌人都爾本舊作多羅巴今改奉希卜薩羅桑謀復國趙懷德畏逼奔河南種落

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内客省使童貫善因言貫嘗使陜右悉五路事宜與諸將能否請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州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兵毋西貫發視遽納鞾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遂行都爾本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而進都爾本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唯少

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都爾本與俱遁厚遂拔湟州

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于熙河

蘭會路論棄湟州罪貶忠彦為磁州團練副使安燾

為祁州團練副使曾布為賀州别駕范純禮為靜江

軍節度副使奪蔣之竒三秩凡預議者貶黜有差

秋八月張商英罷

商英復與蔡京議政不合數詆京身為輔相志在逢

君御史余深等希蔡京指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

及祭司馬光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詔入元祐黨籍

九月始定選人階官

吏部侍郎鄧洵武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臺省寺監之職而以寄禄階易空名矣今選人七階自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為河東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府司隷參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充濮州教授者殽亂紛錯莫甚于此宜造為新名因而制禄詔悉更之乃改留守節察判官為

承直郎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為儒林郎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為文林郎防團推官為從事郎令録為通仕郎知令録為登仕郎判司簿尉為將仕郎後改通仕為從政登仕為修職將仕為迪功

令州縣立黨人碑

蔡京又自書姦黨為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内稱其正直今謂

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高麗與女真通好

女真雖舊屬高麗不相通者久矣會高麗醫者至女真還言于高麗王曰女真居黑水（即今黑龍江上源曰鄂諾河流六千餘里與混同江合）者部族日彊兵益精悍其王乃通使于女真自是來往不阻（既而女真徇地別部高麗恐不利于已因侵之為女真所敗高麗懼

還所俘

復請和

冬十月置都大軍民所

初知渭州邢恕建兵車之議下諸路創造凡數千乘及是蔡碩又請製河北五十萬兵民及兵車萬乘于

京師置官以領之

十一月遼封耶律淳為越王

淳篤好文章昭懷太子之得罪也道宗嘗欲立淳為太子羣臣不可而止遼主即位寵待加厚號其父和

囉噶為太叔封淳越王留守東京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九